

## 浅析《长恨歌》英译本

王佳钰

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摘要】**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价值取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小说《长恨歌》英译本出版后在西方引发热烈反响，成为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本文以该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译者如何在保留原作审美特质的同时提升西方读者的接受度。研究发现，译者一方面采取异化策略，尽可能还原并重现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形象，以最小的损失呈现作品风貌，将原作的文学风格及内容较为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另一方面又适度运用归化，在文化保留与传播效果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该译本实现了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意义，也为今后相关作品的翻译与海外传播提供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文学翻译；《长恨歌》；异化

**【收稿日期】**2026年2月18日

**【出刊日期】**2026年3月31日

**【DOI】**10.12208/j.ssr.20260104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of *Changhen Ge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Jiayu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Literary works often embody a nation's cultural memory and value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gainst the broader backdrop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literary work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s they are windows into the charm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high literary value,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has gained in popularity, capturing the imagination of reade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case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translator improves Western readers' acceptability while preserving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e origina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lator adopts the foreignizing strategy to reproduce, as faithfully as possible, the Shanghai image depicted by Wang Anyi, presenting the work's overall style with minimal loss and conveying its literary features and content to readers in a relatively integral mann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lator also employs domestication to an appropriate extent,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retention and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and thereby enhancing read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This translation not only realiz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or global readerships,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translation and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related works.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Foreignization

#### 1 对作品的简要介绍

作为我国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王安忆的作品中展现她对女性独特的思考。《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她曾表示，《长恨歌》企图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写“城市的街道，写城市的气氛，写城市的思想和精神”<sup>[1]</sup>。小说以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用绵密的叙事笔触展现了上海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

的变迁。王琦瑶从弄堂走出，成为“上海小姐”，经历情感纠葛与时代沉浮，最终在旧时光里凋零。作品细腻描绘了上海的市井风情，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女性，将个人故事与城市记忆交织，是一部书写上海风情与时代印记的经典之作。

#### 2 对译本的简要介绍

《长恨歌》英译本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由知名汉学家白睿文和陈毓贤合译，一经出版便获得了西方读者的热烈好评，引起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译作既忠于原文，尊重原文的文学特色和写作意图，又关注受众需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增强传播效果。译作成功将王安忆作品中对于上海的独特描绘以及细腻的怀旧情感呈现给全球读者，尤其为读者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上海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通过阅读这一译本，更多的国际读者得以领略王安忆作品的文学魅力和历史深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 3 译文赏析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跨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一个跨文化的交流过程”<sup>[2]</sup>。文学翻译的任务之一是使译文读者对源语言独特的文化有定的了解，而源语言文化与目标语言文化是异质的。“异化翻译就是尽量贴合原文翻译，在句式、意象、修辞、典故、氛围、节奏和风格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sup>[3]</sup>译者在《长恨歌》的英译中多处采用异化的策略，以求留存原作的语言形态与文化特质，让译入语读者能感知到原文特有的文学风貌与艺术风格。译者主要通过保留原文中大段的散文式描写与修辞性语言，并借助音译、直译等翻译技巧，着力还原原文中的异质性文化元素。此外，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提升传播效果，译者也对译文作了适当调整，保证可读性。例如，译者通过意译、增译等方式，对译文中带有异质性的表达进行转换，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读者能获得更为流畅的阅读体验。以下是一些例子：

#### 3.1 直译

##### 例 1

原文：那月亮西去，将明未明，最黑漆漆的一刻里，梦和心事都息了，晨亮起，便雁过无痕了。<sup>[4]</sup>

译文：Then, as the first rays of the morning begin to light up the sky, the drea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heart vanish, like wild geese in flight disappearing over the horizon without a trace.<sup>[5]</sup>

原文承载着浓厚的中国古典美学意境：月亮西沉、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梦与心事的沉寂、晨光初现，以及核心意象“雁过无痕”所承载的时光飞逝、了无痕迹的哲学意味。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技巧，体现了对原文文化特色和语言形式的尊重与保留。在处理“雁过无痕”这一成语时，译者做了忠实的直译。大雁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如迁徙、季节更替、书信传递、孤独羁旅等。译者译为“wild geese”，刻意保

留了这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意象，将其原汁原味地引入目的语文本。而“disappearing over the horizon”和“without a trace”这两个后续描述，清晰构建了一幅飞雁消失于天际，了无踪迹的画面，并点明了核心寓意。即使读者不完全了解大雁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层象征，也能通过这个生动、直观的图景自然推断出时光飞逝、事物消逝不留痕迹的隐含意义。这种直译相较于常见的习语，能够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且其并未造成严重的理解障碍，反而因形象的画面感，让读者走向了源语文化，给目标语读者带来一种新鲜的、带有东方韵味的阅读体验。这种选择体现了译者对原文内容和美学特色的尊重与坚守。

##### 例 2

原文：它还有无穷的活力，怎么也扼它不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sup>[4]</sup>

译文：It also has boundless energy--nothing can kill it dead. Wildfires burn but, come spring, the grass will grow again.<sup>[5]</sup>

译者在充分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关注原文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意图，力求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以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原文援引白居易诗句，以自然意象隐喻生命力的顽强，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达。译者并未将其转化为西方文学中常见的隐喻如“不死鸟”，而是采用直译保留“野火”与“春风”的原始意象，直接将这些意象移植到目标语言中，增加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难度。也就是说，读者需在阅读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琢磨、推敲，甚至回味。这就延长了读者的审美体验过程，引发更深的情感共鸣。通过以分行诗的形式嵌入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诗歌节奏与隐喻张力，西方读者得以接触到独具韵味的诗意表达。

##### 例 3

原文：这想象力是龙门能跳狗洞能钻的，一无清规戒律。<sup>[4]</sup>

译文：With the imagination completely free from all fetters, gossip can leap through the dragon's gate and squeeze through the dog's den.<sup>[5]</sup>

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对话交流的必要性，翻译因异而生<sup>[6]</sup>。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门”与“狗洞”承载着阶层隐喻与文化象征，前者象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后者代表卑微低贱的生存环境，原文借此来描述散播流言的人的想象力旺盛，弄堂里的流言随风四散，无孔不入。而在西方文化里，龙通常是一种略显可怕的生物，而狗通常被视为人类的朋友，译者在

此以“不妥协的直译”，将“龙门”“狗洞”以“dragon's gate”与“dog's den”的形象直接原貌移植到目的语中，形成鲜明的语义对比，打破了西方读者对“dragon”、“dog”的固有联想，迫使他们跳出惯性。这种直译体现了异化策略的理念，通过刻意制造目标语读者的认知陌生化，让西方读者能在直面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 3.2 音译

#### 例 4

原文：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sup>[4]</sup>

译文：Looked down upon from the highest point in the city, Shanghai's *longtang*—her vast neighborhoods inside enclosed alleys—is a magnificent sight.<sup>[5]</sup>

“弄堂是弥漫着浓郁上海韵味的标志性建筑，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江南传统民居的特色，也带着西方建筑浓郁的异域风情。”<sup>[7]</sup>弄堂，通常指由成排里弄住宅形成的、类型丰富的建筑形式，它是上海城市文化特有的民居形式与文化载体。它是老上海人日常生活与娱乐的场所，也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底色，深刻塑造了城市风貌。在小说中，弄堂是女主人公王琦瑶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经历人生波折后最终的归属地，为故事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

鉴于这种建筑形态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在西方并无直接对应物，是较为陌生的空间环境，译者没有选择使用英语中现成的归化词汇（如“alley”、“lane”或“compound”），而是采取了音译加注的方法，处理成了汉语拼音“longtang”。这体现了异化翻译的核心精神，即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对英语读者而言，“longtang”并非熟悉的英语词形，陌生的拼写与读音带来一种语言距离感，读者需短暂停顿去理解这个概念，意识到这是来自“他者文化”的特定事物。

“enclosed alleys”对应弄堂的物理形态，它通常是由连排的老房子（包括石库门）所构成的，并与石库门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围合性、内向性。“vast neighborhoods”展现出弄堂建筑群的庞大，“neighborhoods”与“longtang”并置，向西方读者植入弄堂即社区的认知，避免将其误解为纯物理空间，而是作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与事件和情节紧密相连。物主代词“her”的妙用，将上海拟人化为文化母体，暗示弄堂是城市的有机延伸，使冰冷的建筑群升华为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超越了建筑形态的描述，强化了情感联结。通过此种翻译，译者有效传递了弄堂

这一上海特有的文化符号及其关联意涵。

### 3.3 意译

#### 例 5

原文：下午三四点的太阳有点人意阑珊的，风贴地吹，吹起她们的裙摆。<sup>[4]</sup>

译文：It was three or four o'clock, the sunlight was waning and the wind picked up, rustling their skirts.<sup>[5]</sup>

“人意阑珊”本指人的意兴、情绪低落，在原文中属移情手法，将人的主观感受投射于午后阳光，赋予自然景物以倦怠、疏懒的人格特质。译者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人意阑珊”的拟人化表达转化为纯自然描写，避免英语读者因文化差异对人的意志与“日光衰微”的关联产生理解障碍，通过客观景象间接传递了原文中时光流逝、意兴淡然的氛围，让情感表达更贴近西方读者的认知逻辑。译者通过意译，呈现了自然流畅的表达状态，减轻西方读者的阅读负担。

#### 例 6

原文：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sup>[4]</sup>

译文：So what if time is transitory, so what if it is illusory, so what if the clouds should transform into ivy; to crawl through the cracks and walls to wait for the next century?<sup>[5]</sup>

译者在此主要采用意译、增译的手段复现原文的美感。原文采用同语反复的修辞手段，通过语义的复沓构建出强烈的节奏感，以此实现情感和态度的强化。这种自我否定的肯定句式形成语言的张力，将“虚浮”“短暂”这类贬义词汇转化为对存在本质的坦然接纳。“虚浮”与“短暂”的生命体悟不再是单薄的词语，而成为裹挟着情感重量的审美符号。句中“浮”与“虎”押韵，在听觉上形成回响，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此外，最后一句提出一个极具韧性和延展性的意象，即“爬墙虎”，以爬墙虎的“百年”与前文提到的“短暂”形成冲击，极具画面感，构筑了全句的核心意境。

译者没有停留在字面意义的转换，而是深入挖掘了原文的形式美、音韵美和意境美。在形式上，译者未拘泥于字面对应，而是将汉语的判断句转化为英语的假设句，用三个“Sowhatif...”构成排比，保留了原文的节奏感和力量感，以统一句式强化了形式美。在音韵上，译者选取“transitory”“illusory”“ivy”“century”这四个单词结尾，押尾韵的方式让译文朗朗上口，如诗一般曼妙，实现内容与音韵的统一。意境上，原文的“爬墙虎”是一个具象且充满中国文化意蕴的意象，象征顽强

附着、默默生长、跨越障碍的生命力。译文将其译为“ivy”，即常春藤，是英语文化中同样具有顽强、持久、攀爬、覆盖等丰富内涵的对应意象，并且通常代表着永恒。这种选择更好地适应了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确保译文的文化可接受性和意象联想的顺畅。

此外，译文增添“time”和“cloud”两个词，将原文的隐含之意具象化。虚浮是一个带有浓厚哲学和东方美学色彩的词，既指存在的虚幻性、无根基性，也暗示了如浮云般易逝、不可捉摸的状态。“cloud”一词成功地将原文中相对抽象、依赖文化语境的“虚浮”，转化为西方读者易于感知的具体意象。译者在此处进行了意象转换和文化补偿，生动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与审美意趣，让读者能够领略原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 例 7

原文：它们难免有着荒诞不经的面目，这荒诞也是女人家见识短的荒诞，带着些少见多怪，还有些幻觉的。<sup>[4]</sup>

译文：That gossip should put on an absurd face is unavoidable; this absurdity is the incredulity born of girlish inexperience, and is at least in part an illusion.<sup>[5]</sup>

原文将流言的荒诞归因于“女人家见识短”，其中“见识短”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与性别偏见，隐含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译者通过意译，对其进行了语义转换，将其译为“girlish inexperience”，原文“女人家”是对女性群体的概括性标签，“girlish”则将其限定在“少女阶段的特质”，避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见识短”隐含天性愚钝的贬义，而“inexperience”强调经验不足的客观事实，只是年轻女孩尚未能够辨别对错，容易被谣言裹挟，这种无知是可以加之包容或理解的。译者通过改写，用缺乏经验替代原文见识短的价值判断，将原本指向女性本质的歧视性表述，转化为对年轻幼稚这一阶段性状态的客观描述。译文修正了原文的歧视倾向，表述更客观，对女性也更为尊重。

#### 4 小结

“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sup>[8]</sup>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与艺术的深度再现与交流，要让目标语的读者拥有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情感和美学体验。

《长恨歌》的两位译者忠于原文，细致研读原文本，敏锐捕捉到源文本的美学价值及异质文化特征，他们尽可能贴近作者的写作思路与意图，采用异化翻译策

略和技巧如音译、直译等，保留异质性的意象，尽力再现了原著的风貌。这种对文本异质性的洞察与再现，让译作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让目标语读者得以受异域文化的熏陶。

译文在保留原作异质性与确保目标读者可读性之间找到了平衡。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译者也采取了一些变通如根据目的语习惯对原文进行改写，以求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采取意译的技巧将原文的深层含义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方式呈现，释译原文中文化负载词帮助读者理解，加之增补隐含信息、填补语义。这些翻译技巧相辅相成，极大地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译者的适度改写避免沿用原文中可能带有偏见的性别话语，让译文更贴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读者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本身，免受陌生的文化因素或带有歧视色彩的措辞所扰。

两位译者深刻把握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与内涵精髓，实现了“既能进入到原作的审美视角和原作者所臆想的想象空间，又能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视角”<sup>[9]</sup>。该译作为西方读者了解上海、了解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在文学与文化的双重阅读享受中，读者得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重温旧上海的繁华盛景。这种兼具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让目标读者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原作，原作的生命力在异国文化土壤中得以延续与绽放。

#### 参考文献

- [1]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66-70.
- [2] 张春辉.论文学翻译的本质[J].求索,2015,(06):184-188.
- [3] 朱振武,杨赫怡.《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4):81-92.
- [4] 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 [5] Wang Anyi.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6] 胡作友,李珊珊.译者主体性与文化异质性[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5,42(06):70-75+89.
- [7] 张鸿声.上海文学地图[M].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5.
- [8]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 [9] 朱振武.翻译活动要有文化自觉[N].文艺报,2015-12-16(7).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